

蒲州府志

卷一六 卷二〇

新物存記

蒲州府志卷之十六

藝文

漢武帝元封四年詔

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漢武帝元封六年詔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

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於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於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燭高年帛，所賑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

不實月詔

神爵元年

漢宣帝

中興

神爵元年

神爵元年

神爵

神爵元年



漢公卿議尊寶鼎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禴。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歿，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不吳不鷺，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

漢太史公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

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漢吾邱壽王漢鼎對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



漢揚雄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攬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騶雷駕，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飊拂，神騰鬼趯。千乘霆亂，萬騎屈撓。嘻嘻旭旭，天地稠敷。簸邱跳巒，湧渭躍涇，泰神下饗，跼魂負沴。河靈矍錫，掌華蹈襄。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網緼玄黃，將紹厥后。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眇隆周之大寧。汨低徊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嶢。雲靈靈而來迎兮，澤滲灘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庖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以羣龍。麗勾芒與騶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踰於穆之緝熙兮，

過清廟之雖雖。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唐太宗贈堯君素詔

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子孫，以聞。

唐元宗祠汾陰后土碑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爲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本魏地鄴邱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陡絕，景象相傳，肸鬯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於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所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展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己未，師頓於齋宮。庚申，親祀於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遍。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繭栗無所責其誠，藉以采席六重，藁秸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奈何郊邱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



者邪？於戲，享於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眚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鱉，莫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虔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象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閔。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殷，乃爲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官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唐德宗授馬燧、渾瑊招討河中制

門下：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爲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侯，委之節制，丞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盜寇，朕甚德之。位極上臺，寄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過自疑，崇信讒邪，去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姦幸災。朕素所推誠，尚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德既盈，醜迹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畏避，肆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違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阻，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欵悚，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傅之重，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始終。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備。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憝，招緝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具官。馬燧操業端亮，氣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恒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慨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服。殿於北土，隱若長城。渾瑊淳粹積

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沈詳，臨危益辨，節惟正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茂昭勳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惟二臣。比德叶謀，往濟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并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并如故。城可兼河中降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河中同降陝虢等州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開府本官勳封並如故。嗚呼！朕之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大著忠勞，橫遭汙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迷拒順，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告遠邇，咸命知悉。

唐德宗授韓弘河中節度使制

門下：王者統馭萬寓，緝熙庶政，必有文武全器柱石之臣，出壯藩嶽，人和臺鼎，使其效彰中外，聲播遐邇，所居而人心自寧，所涖而軍令自肅。充是任者，其惟至公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受天地凝粹之氣，得山川崇深之靈，厚其體而壯其容，虛其心而宏其量，蚤洞戎兵之學，久膺節度之權，隱然大梁，克有成績，及功宣盪寇志展，勤王懇申，戀闕之誠，竟遂來朝之禮，位高百辟，榮冠一時，恩極而愈恭，名光而益勵。朕方欲樹以垣翰，仗乎忠賢，乃睽關河之首，實爲股肱之郡，自昔重寄，無非元勳，是用命以上公復茲雄鎮。於戲，頃居東夏，父子偕分閫之榮，今處近郊，伯仲並登壇之貴。道苟積於忠實，顧何愛於寵章，往惟欽哉！副我明命，可守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充河中晉降慈隰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唐王勃冬日遊汾陰送韋少府序

游汾勝壤樓船，高漢帝之詞。卜洛名都城邑，辨周公之跡。仰天文而窺日月，雖共光華；憑地理而考山川，即殊南北。韋少府玉山四照，珠胎一色，縱橫振鋒穎之才，吐納積江湖之量。子雲筆札，擁鸞鳳於行間；孫楚文詞，列宮商於調下。牽絲一命，披林野而隨班，考積三年，指蘭臺而赴選。移征駕，背長亭，地隔風煙，人離歲月。

四字缺

既同斟桂之歡，岐路風塵，即斷驚蓬之思。下官詩書拓落，羽翮摧

頽，朝廷無立錫之處，邱園有括囊之所，山中事業暫到，漁樵天下棲遲。少留城闕，忽逢萍水，對雲雨以無聊，倍切窮途，撫形骸而何託！於時水霜裂地，星象迴天，朔風動而關塞寒，明月下而樓臺曙，各題一字，傳之兩鄉云爾。